

阿 拉 法 特

[英] 阿莱·哈特 著



阿 拉 法 特

〔英〕阿 莱·哈 特 著

张德广 王幼屏等译 沈国放校

東 方 出 版 社

Alan Hart

ARAFAT

Sdgwick and Jackson Limited 1984

根据英国西奇威克和杰克逊出版有限公司 1984 年版译出

阿拉法特

ALAFATE

著者/[英]阿莱·哈特

译者/张德广、王幼屏等

校者/沈国放

封面设计/倪天煦

版式设计/刘宝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64,000

版次/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2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55-5/D·44

定价 6.00 元

译 者 的 话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名字是人们熟悉的。他自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为争取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钦佩。

《阿拉法特》一书是英国作家阿莱·哈特在多次采访阿拉法特等巴解重要领导人和以色列上层人士后写出的。由于作者得到了阿拉法特和巴解领导人的信任并与以色列许多上层人士有良好的关系，他曾亲自参加了谋求实现中东和平的一些秘密政治活动，了解许多第一手的内幕情况。因此这本书中关于阿拉法特等巴解领导人个人的许多情况，系首次公诸于世。同时，他能够较详细全面地介绍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当然，本书中提到了许多关于巴解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等情况，有不少系作者本人的估计或猜测，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对了解和研究中东问题很有参考价值。由于本书篇幅过大，因此我们删去了原书的第3至8章，另外对其他各章也略作了一些删节。

参加本书翻译的还有沈国放、高宏、马静生、乔红、李连生和田春燕同志。宫小生同志对全书进行了专业性校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翻译中必然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91.8.24

前言

本书介绍的是两位同名同姓的人。一位是以色列传说中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另一位则是现实生活中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以色列官方把巴解组织称为一个“暗杀组织”，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充满无限仇恨”的人。如果有机会，他将试图完成阿道夫·希特勒未竟的事业。这就是历届以色列政府及其辩护士向以色列人民和整个世界所作的宣传。以上关于巴解组织的话，是直接引自以色列梅纳赫姆·贝京政府一位官方发言人，而关于阿拉法特的话，则出自贝京先生的继任者伊扎克·沙米尔之口。

本书试图披露故事的另一面，并得出三点将引起争议的结论。

第一，在政治允许的范围内，阿以双方没有一位领导人象阿拉法特那样做了如此众多的工作，为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创造了条件。

第二，如果以色列有一位具有阿拉法特那样技巧和勇气的领导者，在1980年或者更早些时候，是有可能达成一个全面解决方案的。为了同以色列媾和，为了使巴勒斯坦人得到一些具体的东西，阿拉法特在说服他的同事和人民做出难以想象的让步时，表现了这种技巧和勇气。

第三，尽管阿拉法特已经没有时间向那些越来越感到失望的巴勒斯坦人证明政治和解将取得结果，他仍然是阿拉伯方面有办法促成和平的关键人物。眼下的问题是，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能否明智地去帮助他运用这一办法，不使阿拉法特被迫放弃这一办法。

我希望，在对所有人还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为上述三点结论寻找证据，将有助于促进一次更了解情况、更真诚的关于寻求中东和平的讨论。

由于阿拉法特至今仍然是一些人要暗害的首要目标（这些人有的自称是他的朋友，有的则是他的敌人），读者自然会象我的出版商一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如此接近他，使我得以了解他那神秘的过去以及他的组织的秘密？

答案虽然很简单，但又不是一下子能写得一目了然。首先我要声明，写此书完全是我个人的主意。为了能够写这本书，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说服阿拉法特给我足够的时间，并获得了他的信任。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阿拉法特三位高级同事——阿布·杰哈德、哈立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的帮助，我是难以成功的，是他们帮助我说服了阿拉法特。我使他们相信，早就应该有一本既知情又符合事实的阿拉法特传。

至于阿拉法特为何允许我如此接近他，则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首先是我们彼此之间关系变化的过程。与传闻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中的阿拉法特热情奔放、富有感情。他身上许多突出的特点吸引着我，也正是这些特点使他变得脆弱，我为此而又有所感触。我不是说阿拉法特容易上当受骗，而是说他容易被伤害。我认为阿拉法特觉察到我打算客观地研究他以及他的事业的愿望。事实使他相信，从一开始我就对他开诚布公。我告诉他，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不但是犹太人，而且担任过以色列军事情报机关的领导，

其中有两位曾担任过国防部长。我还告诉他，在果尔达·梅尼担任以色列总理时，我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私人友谊，我曾被称作“果尔达的男友”，那是因为我在约会前总向她赠送红色的玫瑰花。

谈到第二个原因，话就长了。基本上是这样：1979年底，在考虑写此书之前，我参与了一次非官方的但有最高领导参与的促进中东和平的行动。我的任务是在巴解组织主席和以色列的某些领导人之间开辟并维持一条秘密联络渠道。在这次策划和平的行动中，以色列方面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工党领导人。工党是贝京联合政府的主要反对派。

当时的设想是，把巴解组织准备接受一项政治和解方案的情况，通过秘密渠道传给那些一旦上台后就准备对此作出积极反应的以色列人。在一位最开明的国外犹太领导人和他的一些朋友的资助下，我开始了这一活动。当时离以色列的大选还有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人估计到贝京会再次当选。所以当贝京连任总理后，我的使命也就告终了。因为在贝京统治下的以色列，哪怕是有一点谋求与巴解组织和解的想法，都被视为背叛。

我在英国独立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万象”节目担任记者时，就同阿拉法特有过接触，但这次和平行动使我开始更加了解他，并促使他相信我。

我是在这次和平行动失败后决定收集材料写这本书的。我把写这本书看作是我对和平进程所作的微薄努力的继续。同时我声明，我是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真正的好朋友来写这本书的。我热爱这两个民族。

总之，可以说犹太人是西方文明的智慧精华；同样，巴勒斯坦人无疑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智慧精华。这两个源于同一地区的民族，如果平等地和平相处，就能改造好、发展好这一地区，从而给全世界带来鼓舞和希望。

为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以色列必须承认,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讲,巴勒斯坦人至少有权得到公正的待遇。这种公正待遇的最低限度,是让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自己的家园。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一方案,巴勒斯坦人在谈判结束时应承认以色列,作为对以色列让出约占其总面积 30% 的土地的代价。如果这一方案得以实施,以色列将被迫放弃它一贯奉行的“国家竞争”的第一准则。这一准则的宗旨是弱肉强食,而公正只不过是强者的口头概念而已。完全因为那些大国政府的领导人制造了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秩序,人类才在 20 世纪末期步步走向巨大的灾难。我认为,如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能在这种情况下握手言和、平等相处的话,将给世界带来希望和鼓舞。因为这表明,当正义占上风时,就是最复杂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以色列第一位总理本·古里安曾经指出,“只有保持住他们自己的道德、精神和智力水平”,犹太人才能生存下去。今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本·古里安所指出的犹太人生存之道正处在危险之中,因为近来以色列政府的所做所为与犹太教的原则和价值大相径庭。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放弃弱肉强食的政策对以色列以及居住在各地的犹太人都是有益的。

1974 年,当巴解组织在约旦遭到打击以及它使用恐怖主义武器证明它仍在活动之后,阿拉法特第一次发出了后来他多次强调的信号,他决心说服解放运动承认以色列在 1967 年以前就存在的现实。从那时起,为了能使自己成为巴勒斯坦方面的和平使者,阿拉法特需要以色列方面作出相应的政治反应,即以色列起码在原则上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然而,每当阿拉法特为妥协而采取政治行动时,以色列则报以子弹和轰炸。阿拉法特对政治妥协解决办法的愿望越强烈,以色列要摧毁巴解组织这一政治力量的决心也就越大。

以往总是讲,以色列的政治、军事领导人从未真正把巴解组织看作是一种严重的军事威胁。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布莱恩·阿格哈特是一位有资格的权威。多年来,他一直担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并且很快就要退休了。在这一问题上,他一直有效地影响着四任秘书长。尽管他主要是在幕后活动,而实际上他是联合国解决危机的领导者。他是中东问题专家。在外交界,他被誉为“中东先生”。在阿以冲突上,很难找出比他更伟大的专家。作为一个外交家,阿格哈特的坦率是令人吃惊的。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未被梅纳赫姆·贝京所吓倒的非犹太人。有一次,他在贝鲁特刚刚结束与阿拉法特会晤后就赶到耶路撒冷,参加一次庆祝活动。当他赶到总理办公室时,阿格哈特受到贝京的斥责,贝京指责他不应该同阿拉法特对话。阿格哈特回答说:“总理先生,我是国际社会的工作人员,在同谁谈话这一问题上你没有权利向我指手划脚。”贝京显然没有再提此事,并从此对阿格哈特非常尊重。

关于巴解组织是否对以色列构成军事威胁,阿格哈特曾说过,“以色列人善于制造谎言,并使人们信以为真。以色列人害怕巴解组织的军事力量这一说法纯属骗人的鬼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巴解的军事力量。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巴解的政治影响。”

自1974年以来,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是以色列拒绝通过外交途径来检验现实以及阿拉法特争取政治解决的决心,这也是造成这一地区不断流血的重要原因。

从1974年起,阿拉法特就冒险开始劝说巴解组织的同事们正视以色列存在的现实以及妥协的必要性。可是历届以色列政府甚至拒绝考虑让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家园建立一个小小的建议,他们的借口是,这样一个国家将对以色列的安全以及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军事威胁。以色列的这一说法(亨利·基辛格也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过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在从事中东和平的活动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以色列领导人（那些在以色列政界、军界、情报机构中身居高位的人们）私下都认为，一个巴勒斯坦小国不会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多大的危险。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提出他们中间的一位——沙罗姆·贾齐特少将为证。我所以选中他，是因为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对以色列构成军事威胁这一问题上，他大概是唯一最了解情况的以色列人。

贾齐特曾多年领导军事情报委员会的研究工作。由于他的这一身分以及能够从以色列秘密情报机关“摩萨德”那里得到有关的情报资料，他可能比大多数阿拉伯的领导人更了解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曾在以色列1967年占领的领土上短期担任过军事长官。1973年十月战争后，尽管他本人不愿意，但他还是被任命为军事情报局局长。他的任务不仅仅是管理这个机构，而且要使情报机关不再犯错误，因为这一情报机关未能预见到1973年的战争。以色列的政治、军事以及情报机关在关键时刻都求助于他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他的才干、能力和判断力。如果以为他不了解情况而不重视他那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建议，那将是愚蠢的。

贾齐特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的一句话促使我下决心写作这本书，他说：“我们以色列人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成了自己宣传的牺牲品。”他的这番评论旨在指责历届以色列政府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是否对一个犹太国构成军事威胁的问题上，欺骗自己的人民，也欺骗了世界上许多人。一些远比我通晓情况的以色列人和我一样，相信这一指责是对的，对一切有关情况进行诚实、客观的研究都可以证明他的指责是有道理的。除了1948年新生的犹太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几周外，以色列在战争中从未面临过被任何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联合军事力量击败的危险。

1967年的“六天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证明历届以色列政府如何隐瞒真相，促成人们对阿拉伯军事力量产生一种过

分的担忧。1967年战争前以及战争中，我正在以色列，我可以证明以色列人民完全相信他们将遭到阿拉伯人的攻击。他们所能得到的消息和事实都证实了这个担忧。例如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前线国家正在动员部队；阿拉伯国家的官方广播电台又都是关于“毁灭”犹太国的拙劣宣传。然而以色列的军政领导人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只是在搞愚蠢的讹诈，实际上毫无发动进攻的计划。其实，是以色列人为纳赛尔设下了陷阱。

那次战争使所有阿拉伯人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也使阿拉法特有机会发动一场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得到了阿拉伯各国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战争结束后不久，一位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告诉我，即使纳赛尔没有为以色列提供借口，以色列也会在“6至10个月内”制造一个进攻阿拉伯的借口，因为以色列的军事策划者们决定，必须刻不容缓地摧毁阿拉伯国家主要由苏联提供的大量重型武器。几个月后，伊扎克·拉宾公开承认以色列知道纳赛尔是在讹诈。伊扎克·拉宾作为参谋长策划了以色列的那次辉煌胜利，后来他接替果尔达·梅厄担任总理。1968年2月，拉宾在《社会》上发表的文章公开指出：“我们知道纳赛尔不打算进攻。”

由于以色列政府进行的洗脑以及玩弄大屠杀的宣传牌，大多数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考虑到犹太人的历史以及阿拉伯和巴解组织以往的威胁，怀有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恐惧是没有实际根据的。至少在我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只有以色列人民不再受骗于他们自己的宣传战，和平才有机会得以实现。

如果这本书有助于打开一些以色列人的眼界，那么我的劳动就没有白费。

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为我的工作提供方便。他们没有

说过，“来，坐下，我们准备透露我们的秘密。”我从一开始就依靠我的采访能力和我调查材料的质量来了解内部情况，有时我只能得到一些线索，而不是某次危机的详细情况，这时我只有用自己的思维来判断事实真相。

我所打算研究并撰写的是阿拉法特的传记，也可以说是一个支配政治事件和行动的人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失败了。当我开始动笔时我就发现，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解释阿拉法特所必须对付的阿拉伯内部和国际政治的复杂情况，就不可能了解阿拉法特。我个人认为这些必要的插叙充实了整个故事，同时我也希望它们不仅能使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们认识到阿拉法特斗争的实质，而且也能使他们认识到作为争取起码正义的巴勒斯坦希望的象征，阿拉法特能幸存至今就是一个卓越的、惊人的成就。有一次，在白宫的草坪上，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告诉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能在政治中幸存就是一个伟大的成绩。从这点看来，并考虑到他的强大对立面，可以说亚西尔·阿拉法特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幸存者。如果他不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我猜想犹太人将会第一个称赞他。

如果本书能帮助促进一场关于中东实现和平的更了解情况、更真诚的讨论，那么所有那些给我时间、信任和友谊的巴勒斯坦人都将为此感到欣慰。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阿拉法特其人	1
第二章 巴勒斯坦事业	25
第三章 起义者领袖	41
第四章 从监狱到监狱	62
第五章 玩火	78
第六章 “人民解放战争”	98
第七章 胜利的体验	117
第八章 现实的开端	128
第九章 处处是阴谋 灾难在约旦	150
第十章 恐怖手段	207
第十一章 橄榄枝	236
第十二章 在黎巴嫩的摊牌	303
第十三章 恐怖主义者还是和平的创造者?	331
跋	339

第一章

阿拉法特其人

“当你不认识阿拉法特时，你是不可能喜欢他的。”

说这话的是哈姆迪·赛义德，他是在突尼斯出生的作家，也是一个致力于为阿拉伯联盟解决问题的外交家。他的意思是说一般人，特别是西方人对阿拉法特印象不佳，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对他的了解是建筑在肤浅、片面的新闻报道上，而这些报道又能说明什么呢？

在阿拉法特那双凸出而不时转动的眼睛下，是一个强健而过于显大的鼻子，和他那略小的脸庞似乎很不相配。他那小精灵般的耳朵也有点偏大。不知他掀不掀它们？还有他那过厚、几乎变了形的下唇，无疑是阿拉法特仪表中最不吸引人的。每当生气时，他的下唇就前挺，脸部象漫画般的丑陋。他的整个仪表也同样不佳。他常常几天不刮脸，下巴上布满了短须，看起来似乎已经好久没有洗过澡了。他的衣着邋遢，情绪抵触，动作夸张、咄咄逼人而富有戏剧性。他讲话时往往带有一种好斗的语调。总之，他是一个不吸引人、不讨人喜欢的小个子，至少外表是这样。

阿拉法特个子不高，只有5呎4吋，或者更矮一些。如果不算那发了福的肚子（比前几年小多了），他的体重看起来与他的身体和年龄相符，他55岁。

如果可以自己挑选，有时间，而且环境也允许，阿拉法特的外表是无可挑剔的。他的各式服装都是经过精心熨过的。我曾在三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碰到他的保镖到旅馆的洗衣房送取这位主席的衣服。在大多数善于挑剔的英国和印度军官眼里，他的靴子和鞋是合格的。此外，他还非常注意修饰他的手和指甲。

在花色交织的“卡菲雅”头饰下面（“卡菲雅”是一种传统的阿拉伯头饰——红色表示沙漠，黑色表示乡村，白色表示城镇），阿拉法特的头全秃了。只是在四周有一圈正在变灰的头发。如果不戴“卡菲雅”，也不戴军帽的话，巴解组织主席看上去象是个僧侣。实际上，他个人生活作风的简单和出家不分上下。

正如所有巴勒斯坦人说的那样，阿拉法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种种“举动”。不管他到哪儿、在做什么或跟什么人在一起，他是闲不住的。他的眼睛从未停止过巡视。不停的搜索是他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方法。他的手几乎也是一刻不停。当他坐着的时候，似乎永远是屈着腿，晃动着双膝，用脚打出一种信号。“他一刻也不能安静，”负责巴解组织外交政策的哈立德·哈桑说，“他做不到。”

对于那些能有机会接近并观察阿拉法特的人来讲，最引人注目和感兴趣的是他那双雪貂般的深褐色眼睛。阿拉法特的眼睛以及他的鼻子，或者说是对危险的灵感，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首要安全系统。据阿拉法特的首席政治顾问哈尼·哈桑说，在坐下来之前，他总把最危险的情况甚至是可能发生的行刺都估计到了。哈尼说：“他往往不满足于第一个判断。我们一起坐下来，正聚精会神地交谈……阿拉法特会突然打断我们，叫我们换个位置。我们

从不问为什么，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他已断定，他坐的地方容易遭到袭击。”

在有关他个人安危的事情上，阿拉法特坚持依赖他个人的直觉。哈尼说：“有时候我们劝他不要盲目相信某人，他总是回答说，‘我觉得我能信任他，没关系。’”

他至今仍活着这一事实最能证明阿拉法特的直觉没有欺骗过他。阿布·伊亚德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我曾和他讨论过有关50多起针对阿拉法特的暗杀事件的详情。阿布·伊亚德是萨拉赫·哈勒夫的化名。他是巴解组织安全与反间谍机构的领导人。我对他说：“告诉我，阿拉法特为什么至今还活着？他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阿布·伊亚德笑了，他说：“我告诉你实情和一个秘密，60%是靠阿拉法特自己——他的鼻子或者说是他对危险的灵感；30%是运气；10%是我们安全机构的作用。”

雪貂般的眼睛加上那种被追捕的动物所具有的直觉！

在暗杀阿拉法特的阴谋中，以色列的间谍机关“摩萨德”至今未曾让以色列的特务去采取最后的行动。据阿布·伊亚德讲，“摩萨德”更愿意让被讹诈而“叛变”的巴勒斯坦人去采取最后行动。“摩萨德”的拿手本领就是下毒药。

由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机关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某些巴勒斯坦人，因此阿拉法特的谨慎便毫不足怪。“对他来说也真不容易。”阿布·伊亚德说，“当一位值得信任的人遇害后，他痛哭流涕。如果阿拉法特觉得可以信任你，他就真诚相待，他不是那种反复无常的人。如果你忠于他，他绝不会轻易抛弃你。”哈尼接过去说，由于珍视忠诚，阿拉法特对那些忠于他的同事的缺点和错误总是宽宏大量。

阿拉法特能在多次企图暗杀他的阴谋中幸存下来的另一个主

要原因，是他行踪诡秘。阿布·伊亚德说：“当主席将从甲地到乙地时，无论是乘车还是乘飞机，就连我们这些最接近他的人也不知道他打算何时动身。”

在一次采访中，我随阿拉法特进行了一次长途空中旅行。他是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萨那参加巴解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安排我与阿拉法特同行的是哈立德·哈桑，就是他最终说服了不大情愿的阿拉法特带上我同行，并安排我等候出发。我们在晚上6点碰头。他说：“现在你一定要耐心，我们可能只需等12分钟就会接到阿拉法特出发的通知，但也可能要等12个小时。”

半夜12点25分，我们接到了通知。因为机场距阿拉法特那里比我们的驻地远一倍，因此我猜想他此时早已上路了。很显然，要是我迟到可就糟糕了。其实我根本用不着担心，已经有人计划好了，让我等到最后一刻才启程去机场。当一辆巴解组织的汽车把我送到贵宾室门口时，阿拉法特在6位保镖的掩护下，正从他那辆装有防弹设备的黑色大“奔驰”车上下来。在不到30米处，一架中型沙特客机已经发动了。没用两分钟我们就上了飞机，而飞机则迅速地滑入跑道。我记得机仓门还没完全关好，我们就已经在跑道上滑行了。

在许许多多关于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传闻中，有一则传闻说他们自己有六、七架飞机，事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旅行使用的飞机是由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临时提供的。在这方面，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对阿拉法特的帮助最大。阿拉法特乘飞机旅行时遵守两条原则：他只在夜间飞越某些地区；他从不乘飞机出入贝鲁特。事实上自1982年以后，他就无法使用贝鲁特机场。但在此之前，当贝鲁特是他出入最方便的航空港时，他也没有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因为他担心被以色列战斗机劫持或击落。1973年2月以色列确实击落了一架利比亚的飞机，100名乘客全部遇难。阿拉法特